

# 《漢語大字典》闕義字考

姚永銘\*

摘要：《漢語大字典》收漢字57000多字，其中意義不詳的「闕義字」2000多字。這些字的考釋直接關係到字典的整體水平。我們以為，這些字的考釋，不外乎通過兩種辦法：一是發現新材料，本文的前七例，主要即是利用佛經音義的材料。二是使用新方法。本文的後三例主要利用「音隨義轉」的規律解決字義的考釋問題。

《漢語大字典》是「在現在辭書意識指導下編寫出來的一部新型字典，它在大型漢語字書編寫史上開創了新篇章」，<sup>1</sup> 因此，它被譽為漢字寶庫，漢語辭書史上的豐碑。它的最大特點是收字多。為了存古，它還收列了一部分闕義字。所謂闕義字，就是古代字書收列（或者古代文獻有使用）而意義不詳的字。這部分字數量可觀，有不少字已無從考證，祇能暫付闕如。但也有一部分字，祇要我們認真地下一番考辨的功夫，還是可以搞清楚它們的形、音、義的。我們認為，現代編纂大型字書，要從總體上邁越前人，真正體現「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」，這些闕義字的考釋，應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。為此，我們不揣淺陋，選釋部分闕義字，以供字書編纂者參考。不當之處，尚祈方家教正。

例一 𧈧 xuè 《改併四聲篇海·虫部》引《搜真玉鏡》：「𧈧，胡決切。」（《漢語大字典》縮印本第1211頁）<sup>2</sup>

考《慧琳音義》卷48「談話」條：「古文𧈧、譚、談三形，同胡快反，合會善言也。」據此，《漢語大字典》注音所據之「胡決切」，實為「胡快切」，「決」與「快」形近易訛。又卷15「世話」條：「胡快反……古文作𧈧。」卷56「調話」條：「古文𧈧、譚、談三形，同胡快反，會善言也。」卷70「俗話」條：「籀文作譚，古文作𧈧、譚二形，同胡快反。」據此，則「𧈧」為「𧈧」之訛字。「舌」與「虫」形近易訛。這樣，我們根據《慧琳音義》的材料，就可以給「𧈧」作如下的注音、釋義：

𧈧 huà「𧈧（話）」的訛字。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48：「話，古文𧈧、譚、談三

\* 杭州大學中文系96級博士生

1 黃孝德《從〈康熙字典〉到〈漢語大字典〉》，《辭書研究》1990年第5期。

2 以下僅標頁碼，均指《漢語大字典》縮印本。

形，同胡快反，合會善言也。」案：卷15、56、70古文並作「𠵽」。

例二𠵽yān《龍龕手鑑·水部》：「𠵽，音延。」《字彙補·水部》：「𠵽，餘賢切，出《篇韻》。」(第725頁)

案：此字當音xian，即「涎」字。考《慧琳音義》卷49「吐涎」條：「史籀大篆作𠵽。」而「侃」字同「侃」。《慧琳音義》卷18「愆陽」條：「亦作𠵽……古文愆、寒、𠵽、涎，並出衛宏《官書》。」又卷42「愆咎」條：「古文寒、涎二形，籀文作𠵽，今作愆。」「涎」同「涎」，則「侃」、「侃」亦相同，《玉篇·人部》：「侃」，同「侃」；《切韻》殘葉四：「侃，空旱反，又空旦反。」《箋注本切韻》一上聲早韻：「侃，俗作侃。」《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》一上聲早韻：「侃，正作侃。」《五經文字》卷中《𠵽》部：「侃，相承作侃，訛。」據此，則「𠵽」為「涎」之異體，殆無異議。我們可以給「𠵽」作如下的注音、釋義：

𠵽xián同「侃(涎)」。  
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49：「涎，史籀大篆作𠵽。」《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》一早韻：「侃，正作侃。」《龍龕手鑑·水部》：「𠵽，音延。」案：「延」當作「涎」。

例三𠵽fú《龍龕手鑑·毛部》：「𠵽，音拂。」《字彙補·毛部》：「𠵽，非物切，音拂。見《海篇》。」<sup>3</sup>(第838頁)

《漢語大字典》僅有注音，未釋義。考《慧琳音義》卷34「好拂」條：「敷物反。拂，拭也，除塵也。治去也。經文作𠵽、拂二形。」又卷44「金拂」條：「敷物反。《廣雅》：拂，除也。謂除去塵土也。拂，拭也。經文從巾作拂，或作𠵽。」據此，則「𠵽」即「拂」之異體，義為拂拭。另外，《龍龕手鑑》常以音注的方式指明正俗字關係，如《文部》：「𠵽，音虔。」《毛部》：「𠵽、𠵽，音須。」均其例。更為直接的證據是佛經不同版本的異文。《賢劫經》卷8：「時為豪貴長者梵志作子，以真珠校飾妙好𠵽及琦异扇貢上其佛。」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第14冊第61頁校記：「妙好𠵽」，別本或作「妙好拂」，可見「𠵽」即「拂」之俗字。

例四𠵽qīng《龍龕手鑑·口部》：「𠵽，口頂反。」《字彙補·口部》：「𠵽，義闕。」(第295頁)

考《釋琳音義》卷47「𠵽效」條：「上輕挺反。《蒼頡篇》：聲也。《說文》：𠵽亦效也。從言𠵽聲。𠵽音口莖反……論從口作𠵽咳。」又卷59「𠵽咳」條云：「空頂反，下苦代反。《通俗文》：利喉曰𠵽……律文作𠵽咳。」又卷80「𠵽效」條：「上輕鼎反，〔下〕開愛反……錄文從口作𠵽咳。」據此，「𠵽」即「𠵽」之俗字。《龍龕手鑑·言部》：「𠵽，口頂

3 編案：《字彙補》「《海篇》」當為「《篇海》」之誤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)，卷232李登撰《重訂詳校篇海》毛部：「𠵽，音拂。」(頁148)

反。聲咳，通喉中氣也。」「𪔐」、「𪔐」在《龍龕手鑑》中同音「口頂反」，可為佐證。更為直接的證據是佛經不同版本的異文。《開元釋教錄》卷四有《佛𪔐咳徹十方經》，據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第55冊第515頁校記云：「𪔐咳」，宋本、元本作「𪔐及」，明本作「𪔐歛」，則「𪔐」為「𪔐」之俗字，殆無異議。

例五𪔐she《龍龕手鑑·石部》：「𪔐，俗。音麝。」《字彙補·石部》：「𪔐，音射。出《篇韻》。」（第1022頁）

考《慧琳音義》卷19「麝香」條：「時夜反。郭注《山海經》云：麝，香獸也，似麋而處深山險徑中，雄者口有牙，臍中有香；雌者無牙，亦無香。經文作𪔐。」據此，則「𪔐」即「麝」之異體。由文字結構而言，「麝」字從鹿射聲，「𪔐」字從香石聲。射、石聲相近，《集韻·昔韻》有「石、射」兩字，前者音「常祇切」，為禪母字；後者音「食亦切」，為船母字。據周祖謨先生的研究，床母三等（即船母）與禪母，在唐五代的北方語音中已趨向於相同。<sup>4</sup>這在《慧琳音義》中已有所反映。該書卷18「射中」條：「上蛇夜反，又音石。」又卷31「射師」條：「蛇夜反……又音石。」足證「射、石」已同音。又《龍龕手鑑》作「音麝」，不作「音射」，實際上已在暗示「𪔐」即「麝」。

例六𪔐zi《龍龕手鑑·毛部》：「𪔐，音咨。」《字彙補·毛部》：「𪔐，宗知切，音咨。義闕。」（第840頁）

考《慧琳音義》卷78「佛𪔐」條：「紫斯反。《韻英》云：髭，𪔐也。或作髭。《說文》作𪔐，面毛也。如來口邊毛也。經作𪔐。」又卷77「佛𪔐」條：「子雌反。《說文》云：𪔐，口上須也。從須此聲。今譜中從洛復毛，非也。本俗字從咨從毛作𪔐，書人不識，又改從洛，偽中更偽。」據此，則「𪔐」為「𪔐」（或「髭」）之俗字。「𪔐」字從毛咨聲，音咨，為有六書理據之俗字。

例七𪔐zuò《改併四聲篇海·白部》引《搜真玉鏡》：「𪔐音作。」《字彙補·白部》：「𪔐，見《篇韻》。」（第1267頁）

考《慧琳音義》卷73「𪔐哉」條：「字宜作𪔐，二形同子各反。《說文》：糲一斛舂取九升曰𪔐。《三蒼》注云：𪔐，精米也。今江南亦謂𪔐米為𪔐。糲音刺。論文作𪔐。」《龍龕手鑑·米部》：「𪔐，或作𪔐。𪔐……米精細也。」據此，則「𪔐」為「𪔐（或作𪔐）」之異體，義為精米。「𪔐」字從穀𪔐省聲（據段玉裁注），「𪔐」字從白米從𪔐，而「𪔐」、「𪔐」分別以「白」、「米」表義，並以「𪔐」表聲，雖非正字，而頗有六書理據。

例八𪔐niǔ《篇海類編·身體類·皮部》：「𪔐，女六切。」《字彙補·皮部》：「𪔐，女六切，音扭。義未詳。」（第1152頁）

考《慧琳音義》卷58「𪔐桡」條：「壯幼反，下女六反。《通俗文》：縮小曰𪔐，物不伸

4 周祖謨《唐五代的北方語音》，《語言文史論集》第217頁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。

曰縮朒。律文作𦞦𦞦未見所出。」「朒」，《集韻·屋韻》作「𦞦」，云：「𦞦𦞦，不申。」《玉篇·月部》作「朒」，云：「縮朒，不寬伸之兒。」《說文》：「朒，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。」段注本改為「縮朒」。上引「朒」、「𦞦」、「朒」字均有「女六切」之音，但字皆從肉得聲，而「𦞦」字從皮宿聲，似不得音女六切。《廣韻》中從宿得聲之字凡七，均為入聲屋韻字，與鼻音無涉。考《摩訶僧祇律》卷第四詩云：「豎耳𦞦𦞦面，嚙嚙怖童子。坐自生罪累，不久失利養。」<sup>5</sup>我們以為，「𦞦𦞦」即「蹙縮」。「𦞦」從皮叔聲，叔聲、戚聲可通（叔、戚均從禾得聲），如「𦞦」通「蹙」，「𦞦口」、「𦞦眉」即「蹙口」、「蹙眉」，其中的「𦞦」、「蹙」均為蹙縮義。「𦞦」從皮宿聲，當與縮音義同。宋范成大《除夜感懷》詩：「蹙縮高顴頰，蕭騷短髯髭。」其中的「蹙縮」與「𦞦𦞦」義同，兩者均為蹙縮義。又據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本校記：「𦞦𦞦」，別本或作「蹙蹙」，又作「蹙𦞦」。「蹙蹙」與「蹙縮」同義，「蹙𦞦」當作「蹙𦞦」，「𦞦」乃「𦞦」字之形近而誤（譌體字，猶「𦞦」字或作「𦞦」）。《慧琳音義》卷64「𦞦以」條：「女救反。鄭注《儀禮》：『𦞦，雜也。』《古今正字》從刃作𦞦。」亦為佐證。「𦞦」與「朒」同音相通，徐灝《說文解字注箋》云：「朒之言縮也。」然則「蹙𦞦」亦蹙縮義。至於「𦞦」字從皮不從系，大概是受了「𦞦」字的影響，漢語書面語中此類偏旁類化現象十分普遍，如《敦煌變文集·醜女緣起》有「跼跼」，韓愈《再與鄂州柳中丞書》有「蹙跼」，《續資治通鑑·宋真宗天禧元年》有「蹙跼」，吳偉業《鹿樵紀聞》卷上有「朒𦞦」，「𦞦」、「跼」皆與「縮」音義同。綜此，我們認為，「𦞦」字不當音niǔ，當音suō，義與「縮」同。至於《篇海類編》、《字彙補》音「女六切」，蓋為俗讀。漢字在演變過程中，字音常會受字義的影響而改變，<sup>6</sup>如「掠」字本音亮，有強取義，與「略」同義，俗遂讀「掠」「略」。此處「𦞦」本音縮，有蹙縮義，「朒」亦有蹙縮義。俗遂讀「𦞦」為「朒」。

例九𦞦（一）yě《龍龕手鑒·口部》：「𦞦，也、𦞦、誕三音。」（第246頁）

案：此處編者僅提供「三音」，沒有任何釋義。我們以為，「𦞦」即「𦞦」字，從口從言，例得相通。「𦞦」字正體作「𦞦」，《說文》：「𦞦，兗州謂相欺曰𦞦。從言它聲。」《集韻·戈韻》：「𦞦，欺也。或從也。」音「唐何切」，與《龍龕手鑒》之「𦞦」音合。「𦞦」音「也」，當是俗讀，此字從口也聲，俗讀「望形生音」，遂有「也」音。這就是所謂的「音隨形變」。<sup>7</sup>

𦞦、𦞦、𦞦三字從也聲（或從它聲，也、它古同字），均為陰聲韻字，不當讀陽聲韻。那麼，「𦞦」字何以會有「誕」音呢？

考《原本玉篇殘卷·言部》云：「誕，達坦反。《尚書》：『乃逸，乃詹，既誕。』孔安

5 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第22冊第258頁，臺灣新文豐公司影印本。

6 筆者撰有《論「音隨義轉」》，專門探討字音受字義影響而改變的問題，《古漢語研究》待刊。

7 張涌泉《論「音隨形變」》，《漢語俗字研究》第368～377頁，岳麓書社1995年。

國曰：『誕，欺也。』」《列子·黃帝》：「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。」張湛注：「誕，欺也。」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：「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。」裴駰集解引徐廣：「誕，一作訑。」誕、謾、訑三字並為欺詐義（《漢語大字典》釋「訑」為「放縱」，欠妥）。據此，則「誕」、「訑」均有欺義，俗讀「訑」遂為「誕」音，而「𠵼」為「訑」之俗體，遂亦音為「誕」。這就是「𠵼」音「誕」之由來。

綜此，「𠵼」為「訑」之俗體，正音tuō，義為欺詐，「也」音、「誕」音均為俗讀。

例十𠵼guō《改併四聲篇海·人部》引《搜真玉鏡》：「𠵼，古卧切；又音信字。」《字彙補·人部》：「𠵼，古卧切，音過，義未詳。又心晉切，音信。見《金鏡》。」（第80頁）

案：此即「愆」字。「愆」字籀文作「𠵼」，《三體石經·無逸》作「𠵼」，《古文四聲韻》作「𠵼」，<sup>8</sup>與「𠵼」形至近。《說文》：「愆，過也。」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𠵼，過也。」據此，則「𠵼」字義為過，音為qiān。因有過義，俗讀遂變為過音。（至於「信」音，當指「𠵼」亦為「信」之俗體。「信」字《玉篇》亦作「訑」，易其部位則為「𠵼」，而「信」從人旁，復加人旁作「𠵼」。以上僅為推測，惜無材料加以證實。）

8 李圃《異體字字典》第537頁，學林出版社1997年。